

石屋和尚山居詩

參學門人

至柔編

余山林多暇瞌睡之餘偶成偈語自娛紙墨少便不欲紀之雲衲禪人請書蓋欲知我山中趣向於是靜思隨意走筆不覺盈帙故掩而歸之復囑慎勿以此為歌詠之助當須參意則有激焉

吾家住在雲溪西水滿天湖月滿溪未到盡驚山險峻曾來方識路高低蝸公素壁粘枯葭虎過新蹄印雨泥閑閑柴門春晝永青桐花發晝胡啼

柴門雖設未嘗閑閑看幽禽自往還尺璧易求千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黃金難買一生閑雪消曉嶂聞寒濕葉落秋林見
遠山古栢煙消清晝永是非不到白雲間
荒塚纍纍沒野蒿昔人未葬盡金腰有求莫若無求
好進步何如退步高貪餌金鱗終落金山籠靈翻便
冲霄山翁不管紅塵事自種青麻織布袍
紙窓竹屋槿籬笆客到蒿湯便當茶多見清貧長快
樂少聞濁富不驕奢看經移案就明月供佛簪瓶折
野花盡說上方兜率好如何及得老僧家
道在人弘孰可憑發言須與行相應貪心似海何時
足妄念如苗逐日增幾樹梅花清處士一園羊子樂

閑僧而今隨例菴居者見道忘山侶不曾

動則乖真靜則差非思量處更誦訛無心未合祖師
意有念盡為煩惱魔矮屋朝陽寒氣少疎籬種菊晚
香多白雲曳曳方拖練又被風吹過綠蘿

松下雙扉冷不扃一龕金像照青燈眠雲野鹿驚回
夢落澗狝猴墜折藤得意看山山轉好無心合道道
相應多時不向門前去蘚葉苔花積幾層

二十餘年住崦西鑿頭邊事不吾欺一園春色熟茶
筍數樹秋風老栗梨山頂月明長嘯夜水邊雲暖獨
行時舊交多在名場裏竹戶長開待阿誰

翠竇丹崖列四傍茅菴恰好在中央一身布衲衣裳
暖百念消歇歲月忘石瘦種來蒲葉細土深迸出
芽長有時夜半聞鐘磬知有招提在下方

莫謂山居便自由年無一日不懷憂竹邊婆子長偷
笋麦裏兒童故放牛栗蠹地蚕傷菜甲野猪山鼠食
禾頭施為便不如意只得消歸自己休

庵住霞峯最上頭岩崖巖嶮少人遊擔柴入市青苔
滑負米登山白汗流口體無厭宜節儉光陰有限莫
貪求老僧不是閑切但只要諸人放下休

彌月眠雲二十年自憐衰老見時艱烏來索節生

立僧去化糧空鉢還鰓現人爭撈白水鏗鋤我且斲
青山黃精食盡松花在不著閑愁方寸間

幽居自與世相分苔厚林深草木薰山色雨晴常得
見市聲朝暮罕曾聞煮茶瓦竈燒黃葉補衲岩臺剪
白雲人壽希逢年滿百利名何苦競趨奔

入得山來便學呆尋常有口懶能開他非莫與他分
辯自過應須自剪裁瓦竈通紅茶已熟紙窓生白月
初來古今誰解輕浮世獨許巖陵坐釣臺

溪淺泉清見石沙屋頭無角寄藤蘿夜深月下長猿
嘯苔厚岩前少客過庭竹欹斜春雪重嶺梅消瘦夜

寒多寒寒此道非今古徒把輓來石上磨
白髮禪翁久住菴衲衣風捲破襪絀溪邊掃葉供爐
竈霜後苦茆覆橘柑本有天真非造化現成公案不
須參豁開戶牖當軒坐盡日看山不下簾
臥雲深處不朝天只在重岩野水邊竹榻夢回窓有
月砂鍋粥熟竈無烟萬緣歇盡非除遣一性圓明本
自然湛若虛空常不動任他滄海變桑田
岳頂禪房枕石室白雲飛去又飛來門前瀑布懸空
落屋後山峦起浪堆素壁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
枝梅下方田地雖平坦難及山家無點埃

大道從來無盛衰未明天道着便宜聖賢隱伏當斯
世邪法流行在此時痛築諸根休自縱常存正念莫
他為人身一失袞裳下萬劫千生不復追

破屋蕭蕭枕石室柴門白日為誰開名場成隊挨身
入古路無人躡跡來深夜雪寒唯火伴五更霜冷有
猿哀袞裳零落難縫補收捲雲霞自剪裁

人壽相分一百年有誰能得百年全危如茅草即當
屋險似風波破泥舡流俗沙門真可惜貪名師德更
堪憐寒寒世道非今日把柴門緊閉關
綠霧紅霞竹徑深一菴終日冷沉沉等閑放下便無

事著意看來還有心古鏡未磨含衆像洪鍾總扣發
負音本源自性天真佛非色非空非古今

優游靜坐野僧家飲啄隨緣度歲華翠竹黃花閑意
思白雲流水淡生涯石頭莫認山中牯子影休疑盞
裏蛇林下不知塵世事夕陽長見送歸鴉

滿頭白髮瘦稜層日用生涯事事能木曰秋分春白
木竹筐春半曬朱藤黃精就買山前客紫菜長需海
外僧誰道新年七十七開池栽藕種芡菱

卜得重岩遠市朝柴門半掩草蕭蕭是誰白髮貧無
諂那箇朱門富不驕急債莫於寬裏做妄情須是靜

中消白雲也道青山好夜夜飛來伴寐寒

風檣來往塞官塘站馬如飛日夜忙冒寵貪榮謀仕
宦貪生重利作經商人間富貴一時樂地獄辛酸萬
劫長古往今來無藥治如何不早去修行

入此門來學此宗切須仔細要推窮清虛体寐理猶
在忖度心亡境自空樹掛殘雲成片白山街落日半
邊紅是風動耶是幡動不是幡多不是風

喜愛幽閑到竹籬逢迎應恕禮全虧滿頭白髮鬢鬆
垂一頂袈裟撩亂披黃葉火殘終夜後青猿聲斷五
更時擁衾相對蒲團坐各自忘言契此機

百歲光陰過隙駒幾人於此審思惟已躬下事未明
白生死岸頭真嶮巇衲定線行嬌婦淚餘香玉粒老
農脂莫言施受無因果曰在果成終有時

自入山來萬慮澄平懷一種任騰騰庭前樹色秋來
減檻外泉聲雨後增挑薺煮茶延野客買盆移菊送
隣僧錦衣玉食公卿子不及山僧有此情

是身壽命若浮漚只好挨排過了休事欲稱情常不
足人能退步便無憂裏樂可喻花開落聚散還同雲
去留我已久忘塵世念頽然終日倚岑樓

自覺從前世念輕老來任運樂閑情芒鞋竹杖春三

月紙帳梅花夢五更求佛求仙全妄想無憂無慮即
修行松風昨夜熾然說自是聾人不肯聽

逐日挨排過了休明朝何必預先憂死生老病難期
約富貴功名不久留湖上朱門紫萼草澗邊遊徑變
荒丘所言皆是目前事只是無人肯轉頭

白髮頭陀老病侵住來茅屋幾年深消磨本有凡情
執析蕩令從聖量心百鳥不來山廬家萬松長在碧
沉沉分明空劫却邊事一道神光自古今

競利奔名何足評清閑獨許野僧家心田不長無明
草覺苑長開智慧花黃土坡邊多款筍青苔地上少

塵沙我年三十餘來此幾度晴窓映落霞

我本禪宗不會禪甘休林下度餘年鷄衣百結通身
掛竹笈三條鷩肚纏山色溪光明祖意烏啼花咲悟
機緣有時獨上臺盤石午夜無雲月一天

四十餘年獨隱屋不知塵世幾榮枯夜爐助暖燒松
葉午鉢充飢摘野蔬坐石看雲閑意思朝陽補衲靜
工夫有人問我西來意盡把家私說向渠

蠹尾狼心滿世間爭先各自使機關百年能得幾回
咲一日曾無頃刻閑車履有誰知改轍禍來無地着
羞慚老僧不是多饒舌要與諸人揭蓋纏

烏兔奔忙不暫停岩居忽尔到顏齡水邊行道影加
瘦松下看山眸轉青紅葉旋奴供瓦竈黃花時採插
銅瓶勞生好飲利名酒昏醉無由喚得醒

茅屋青山綠水邊徃來年久自相便數株紅白桃李
樹一片青黃菜麥田竹榻疲移聽雨坐紙窓晴啓看
雲眠人生無出清閒好到得清閒豈偶然

古人為道入山中日用工夫在已躬添石墜腰舂白
米携鋤帶雨種青菘擔泥拽石何妨道運水搬柴好
用功驢懶借衣求食者莫來相伴老禪翁

萬物生成感宿根已長彼短不須論一團猛火利名

路三尺寒冰佛祖門草莽荆榛孤窟宅雲霄蓬島鶴
乾坤滿頭白髮居岩谷幾度凭欄到日曛

岩居我本為修行不許人知每自評道性淳和餘習
盡覺心圓淨照功成種松鋤菜一身健補衲翻經兩
眼明世異事殊真好咲避秦亦得隱山名

歷遍乾坤沒處尋偶然得住此山林茅菴高插雲霄
碧蘚迳斜過竹對深人為利名驚寵辱我因禪寂老
光陰蒼松惟石無人識猶更將心去覓心

年老心閒身亦閒掃除一榻臥松間岩扃幽寂自為
喜世路崎嶇人轉頑風暖野禽聲瑣碎日斜花葉影

關珊藜羹粟飯家常有不用持盃更下山

清晨汲水啓柴門看見天空四歛氛黃獨火香思懶
瓚碧桃花謝悟靈雲林間猿鶴慣曾見世上衰榮
不聞幾度坐來苔石暖好山直看到斜曛

白雲深處結茅廬隨分生涯樂有餘未死且留煨芋
火息機何必絕交書湛然凝寂通三際廓尔圓明果
十虛菴內不知菴外事幾番花落又還敷

細把浮生物理推輸贏難定一盤碁僧居青嶂間方
好人在紅塵老不知風颺茶烟浮竹榻水流花瓣落
青池如何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

恁麼徹底恁麼去放下從頭放下來兩片唇皮堆白
醜一條古路長蒼苔雲邊木馬飛如電海底泥牛乳
侶雷雪覆萬峯晴月夜暗香春信到寒梅
清貧長樂道人家用頭頭自偶諧昨夜西風吹古
木天明滿地是乾柴霞飄素練粘丹壁露滴真珠
綠崖活計從來隨現定不勞辛苦去安排
了了常知侶不知惓然如死又如癡旋乾倒嶽鎮長
靜一念萬年終不移有耳聽聲風過對無心應物月
臨池休言我獨能明了此事人人盡可為
計拙慙虧應世才聰明無分占癡呆自言境物皆虛

幻誰解次財盡倘來黃葉隨流間去住白雲橫谷謾
徘徊雙眸合却方纔好為愛青山又放開

圓顛方照作沙門便是牟尼佛子孫心惡防非調意
馬忘機息見制心猿鍊磨道性真金淨涵養靈源美
玉温把手牽他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

紅日東升夜落西黃昏鍾了五更雞乾坤老我一頭
雪歲月消磨百甕壑借地栽松將作棟喫樵吐核又
成蹊寄言世上傷弓羽好向深山擇木棲

法道寥寥不可模一菴深隱是良圖門前養竹高蔭
屋石上公泉直到廚獺抱子來崖果熟鶴移巢去磻

松枯禪邊大有閒情緒收拾乾柴向地爐

浮世光陰有幾何誰能挈挈又波波厨空旋去尋黃
獨衲破方思剪綠荷塵尾罷拈言語斷佛經忘看蠹
魚多可憐身在袈裟下趣境參尋似麻

道人緣慮盡觸目是心光何處碧桃謝滿谿流水香
草深蛇性既日暖蝶心狂曾見樵翁說雲邊雪畫房

一鑿足生涯居山道人家有功惟種竹無暇莫栽花
水碓夜舂米竹籠春焙茶人間在何處隱見桑麻
時時自解頰年老得安閒心下渾無事眼前惟有山
天空鵬鷲翼霞暈豹添斑獨与梅花好相期盡歲闌

萬緣休歇罷一念絕中邊盡日間閒地長年坦坦然

山空雲自在天淨月孤圓磨煉工夫到難同知解禪

岩臺舒野望依約見松門唐代高僧寺宋朝丞相墳

溪光晴瀉迤野色晚未昏山路歌聲絕樵歸煙火村

屈曲黃泥路團團紫槿籬紙窓開竹屋瓦竈熟松枝
平澹忘懷處蕭然絕照時何人能伴我無事亦無為

深山僧住處端的勝蓬萊地上並無草園中却有梅

閒多諸想滅靜極自心開一頂破禪衲和雲曬石臺

一陣從何起颼颼徧九垓撼他林木動吹我竹門開
本自無形段如何有去來欲窮窮不到一席咲岩臺

霞霧山頭頂雲邊闕小房夏涼窓近竹冬暖閣朝陽
繭紙衣裳軟山田粥飯香此生隨分過無可得思量
一鑿足生涯長年飽水柴有山堪寓目無事可干懷
嵐氣濕茅屋苔痕上土階任緣終省力渾不用安排
山厨修午供泉白似銀漿羹熟筍鞭爛飯炊粳米香
油煎青頂蕈醋煮紫芽薑百味皆難及何須說上方
真空如湛海微動即成漚纔受形骸報便懷衣食憂
識情奔野馬妄念走狂猴不悟空王旨輪回卒未休
山家八月天時物自相便葢蕘新垂隴稻花未滿田
割茅修舊屋斫竹算清泉世上誰知我優游樂晚年

茆菴竹對門塵世不相關門前一池水窓開四面山
烟熏茶竈黑塵蒸布裘斑不悟空王法緣何得此間
紅日半銜山柴門便掩關綠蒲眠褥軟白木枕頭彎
松月來先照溪雲出未還迨及清夜夢不肯到人間
扶杖出松林間行上翠岑鶴羣衝鶻散對影落溪沉
野果棘難採菴苗香易尋澹烟斜日暮紅葉半岩陰
好山千萬疊屋占竈高層減三尊佛長明一椀灯
鐘敲寒夜月茶煮石池冰客問西來意惟言我不能
耳捨与行藏人生各有方軌不容我懶名利使他忙
背日鷗眠埤山巢燕逸梁情迷隨物轉不得悟空王

結草便為菴年年用覆苦紙六心松葉暗竹屋蘚花粘
麥飯惟饒火茹不羹不點鹽生涯隨分過誰管世人嫌
淒淒茅舍新秋夜白豆花開如緯啼山月如銀壺老
興閑行不覺迴峯西

滿山筍蕨滿一園茶一對紅花開白花大抵四時春
好就中猶好是山家

有人問我何年住坐久纔方省得來門外碧桃親手
種春光二十度花開
厭煩勞役愛安閑箇樣如何屈得山百丈已前岩穴
士生涯全在鑪頭邊

年老菴居養病身日高猶自未開門怕寒起坐燒松
火一曲樵歌隔塢聞

童子未曾歸動火水雲早已到投齋山菴喜免徭徭
慮賸種青松只賣柴

玉堂銀燭笙歌夜金谷羅幃富貴家爭似道人茅屋
下一天晴日晒梅花

相逢盡道世途難自向安中計不安除却淵明賦歸
去更無一箇肯休官

山厨寂寂斷炊烟凍鎖泉壺雪天面壁老僧無定
力又思乞食到人間

種了冬瓜便種茄，勞形苦骨做生涯。衆人若要厨堂好，須是園頭常在家。
粥去飯來何日了，日生月落幾時休。都來與我無干涉，空起許多閑念頭。
屋後青松八九樹，門前紫芋兩三隣。山居道者機關少，家火從頭說向人。
此事誰人敢強為，除非知有甚能知。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便道只今句，梅子熟時梔子香。

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閑。循環數徧琅竿竹，又出青松望遠山。
攀緣起倒易消停，卒急難除是愛憎。我咲青山高突兀，青山嫌我瘦稜層。
真空湛寂惟常在，不學良田妄所朦。真性何曾離妄有，花開花落自春風。
天湖水湛琉璃碧，霞照山圍錦幃紅。觸目本來成現事，何須叉手問禪翁。
年老氣衰真箇懶，晨朝更不見和南客來。無語相祇對，辛苦空勞到草菴。

老去一身都是懶閑來。百念盡成灰與兒相見畧彈
指無奈人情強接陪。
田地無塵長不掃柴門有客扣方開雪晴斜月侵簷
冷梅影一枝窓上來。
茅屋低低三兩間團團環遶盡青山竹牀不許閑雲
宿日未斜時便掩閑。
禪兄何事到烟蘿老我生涯苦不多岩下水犀香滿
樹園中菜甲綠成窠。
一片無塵新雨地半邊有蘚古時松目前景物人皆
見取用誰知各不同。

萬境萬機俱寢息一知一見盡消融閑閑兩耳全無
用坐到晨鷄與暮鐘。
岩房終日寂寥寥世念何曾有一毫雖著衣裳與粥
飯恰如死了未曾燒。
門前枯木偈人立屋後好山如浪堆老我為人無可
說高高雲路賺兒來。
山形凹凸路高低石占雲頭屋占蹊地窄栽來蔬菜
少又營小圃在橋西。
百千日月閑中度八萬塵勞靜處消綠水光中山影
轉紅炉焰上雪花飄。

西方有路不肯去地獄無門闢要過金闕銀臺仙子
少鑊湯爐炭罪人多
著意求真真轉遠擬心斷妄妄猶多道人一種平懷
處月在青天影在波
要求作佛真箇易唯斬妄心真箇難幾度霜天明月
夜坐來覺得五更寒
萬緣脫去心無事諸有空來性坦然幾度夜窓虛吐
白月和流水到門前
一事無心萬事休也無歡喜也無憂無心莫謂便無
事尚有無心箇念頭

於事無心風過樹於心無事月行空風聲月色消磨
盡去却一重還一重
新年頭了舊年尾明日四牙今日三道業未成空白
首大千無處著羞慚
白髮催人瘦入肩住來茅屋已多年褪無腰帶袴無
口一領偏衫沒半邊
青山不着是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
火光前絕後一堆柴
一軸楞伽看未周夕陽斜影水東流雲歸自就茅簷
宿一日光陰又早休

茅簷雨過日頭紅
瞬息陰晴便不同
况是死生呼吸事
黃昏難保聽朝鍾

明明見了非他見
了了常知無別知
記得去秋烟雨裏
猿來偷去一雙梨

半窓松影半窓月
一箇蒲團一箇僧
盤膝坐來中夜後
飛蛾撲滅佛前燈

長年心裏渾無事
每日菴中樂有餘
飯罷濃煎茶喫了
池邊坐石數游魚

飴炊五合黃陳米
羹煮數莖青薺苗
淡薄自然滋味好
何須更要著薑椒

移家深入亂峯西
烟對重重隔遠溪
年老心閒貪睡穩
獸聞鍾響與雞啼

山風吹破故窓紙
片片雪花飛入來
添盡布裘渾不暖
拾枯深撥地爐灰

半窓斜日冷光生
破衲蒙頭坐竹床
枯葉滿爐燒煖火
不知屋上有寒霜

幾對山花紅灼灼
一池春水綠漪漪
衲僧若具超宗眼
不待無情為發機

雲未歸時便掩扃
柴床眠穩思冥冥
山家不養雞和犬
日到茅簷夢未醒

粥去飯來茶喫了開窓獨坐看青山細推百億閻浮
界白日無人似我閒
黑霧濃雲撥不開忽然去了忽然來任他伎倆自磨
滅紅日依前照石臺
一天紅日曉東南自拔青苗插瘦田布襪半沾泥水
濕歸來脫晒竹房前
喫桃吐核核成對對大花開又結桃春去秋來知幾
度爭教我不白頭毛
茅屋方方一丈慳四簷松竹四圍山老僧自住尚俠
窄那許雲來借半間

臨機切莫避刀鎗拚死和他戰一場打得趙州關子
破大千無處不皈降
有限光陰一百年幾人得到百年全縱饒百歲終歸
死只是相分後與前
一大藏經間故紙一千七百葛藤窠誰能去討他分
曉起箇念頭猶是多
溪邊黃葉水去住嶺上白雲風往來爭似老僧常不
動長年無事坐岩臺
霞霧山高路又遙菴居後藺篾三条却嫌住處太危
險落賺多人登陟勞

老覺形枯氣力衰客來勉強出祇陪自憐不解藏踪
跡松食荷衣憶大梅
道人屋冷四簷竹長者門高百尺墻屋冷道人心愈
靜門高長者日多忙
盡道凡心非佛性我言佛性即凡心工夫只怕無人
做鉄杵磨教作線針
南北東西去復還陸行車馬水行船利名門路如天
遠走殺世間人萬千
居山那得有工夫種了冬瓜便種瓠設使一毫功不
及許多田地盡荒蕪

離衆多年無坐具入山長久沒袈裟單單有箇鐵鐺
子畱待人來煮瀑花
布衣破綻種青麻糧食無時刈早禾辛苦做來牽補
過復身免得報檀那
飯香麦麩和松粉採好藤花雜筍鞭我已盡形無別
念任他作佛与生天
山居活計鑿頭邊衣食須營豈自然種稻下田泥沒
膝賣柴出市擔磨肩
鑿頭添鐵屋頭懸健即鋤雲倦即眠紅日正中黃獨
熟甘香不在火爐邊

團團一箇尖頭屋外面誰知裏面寬
大千都着了尚餘閒地放蒲團
草菴盤結長松下面面軒窓盡豁
開目對青山終日坐更無一事上
心來深秋時節雨霏霏蘚葉層層
印屣蹄一夜西風吹不住曉來黃
葉與階齊團團紅日上青山竹屋
柴門尚閉關白髮老僧眠未起
勞生磨蟻正循環山舍清幽絕點
塵心閒與世自相分不知何處碧
桃放幽鳥銜來遶竹門

老來無事可干懷竹榻高眠日枕
斜夢裏不知誰是我覺來新月到
梅花禪餘高誦寒山偈飯後濃煎
谷雨茶尚有閒情無着處携籃過
嶺採藤花僧曰產業致差科官府勾
追恥辱多我有山田三畝半盡情
回付与檀那楮閣安炉種炭團床
鋪新薦被新綿一冬暖活如何說
說夢想不思堯率天去年家火缺
支持家火今年用不虧田裏多收
三斗穀門前添得一方池

白雲影裏尖頭屋黃葉堆頭折脚鐺漏粥籬撩無米
飯破砂盆擣爛生薑
修行豈得不成佛水滴年深石也穿不是頑皮鑽不
破唯人只欠自心堅
獨坐窮心寂杳冥箇中無法可當情西風吹盡擁門
葉留得空堦與月明
玉蝶梅花香滿對水池洗菜綠浮科錦衣公子如知
得定是移家入薜蘿
送順未嘗忘此道窮通一味信前緣是他了達虛空
性不動纖毫本自然

寒披荷葉衣裳暖飢食松花餅餌香不比世人營口
體奔南走北一生忙

新縫紙被暖烘烘黃葉堆頭火正紅
閒夢不知誰喚醒五更聽得下方鐘

旋斫青柴逐把挑擔頭防脫莫過腰
今朝未保得來日且了寒爐一夜燒

今年難測是寒暄一日陰晴變幾番
簷下紙窓潮又濕門前石徑濕還乾

峯頂團團盡是松茅廬著在叢陰中
天風一陣來何處吹起波濤響半空

我見時人日夜忙廣營屋宅置田莊到頭一事將不
去獨有骷髏葬北邙

箇箇聞知有死生聞知何不早修行堂堂大道無人
到開眼明明入火坑

盡說修行不在遲今生還有後生期三塗一報五千
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山名霞幕泉天湖十居記得壬子初山頭有塊基盤
石宛如出水青芙蓉更有天湖一泉水先天至今何
曾枯就泉結屋擬終老田地一點紅塵無外面規模
似狹窄中間取用能寬舒碧紗如烟隔金像雕盤沉
水凌天衢蒲團禪椅列左右香鐘雲板鳴朝晡甕罌
土種吉祥草石盆水養龍湫蒲飯香粥滑山田米瓜
甜菜嫩家園蔬得失是非都放下却經行坐臥無相拘
有時把柄白塵拂有時持串烏小珠有時歡喜身舞
踊有時默坐蒲盧都懶舉西來祖意說甚東魯詩書
自亦不知是凡是聖他豈能識具牛是馱客來未暇

樂他天上淨居心下常無不足目前觸處有餘夜籟
合樂晚天昇鳥戲魚翻躍好鳥相呼路通玄以幽遠
境超世而清虛騷人盡思吟不成句丹青極巧畫不
成圖獨有淵明可起予解道吾亦愛吾廬山中居沒
閒時無人會惟自知逸山驅竹篔簹寒水擊石取火延
朝炊香粳旋春茶旋斫砂鍋未滾涎先垂開會未及

種紫芋鋤地更要栽黃蕒白日不得手脚住黃昏未
到神思疲歸來洗足上林睡困重不知山月移隔林
幽鳥忽喚醒一團紅日懸松枝今日明日也如是采
年後年還如斯春草離離夏木歲秋雲片片冬雪霏
霏虛空落地須弥碎三世如來脫垢衣

清明無事登霞峯伸眉望極開心會太湖萬頃白漁
豔洞庭兩點青濛茸初疑仙子始縮角碧紗帽子參
差籠又疑天女未獻花玉盤捧出雙芙蓉明知此境
俱幻妄對此悠然心未終徘徊不忍便歸去夕陽又

轉山頭松

乾鵲傷檐鳴鵲啣烏鴉逸屋聲鴉啞西菴道者未送
果東隣穉子去偷瓜吉凶占相既有驗罪福果報應
無差道人若有此見解青銅鏡一面生痕瑕懶融一見
四祖後百鳥更不來銜花

林木長新葉透屋清陰多深草沒塵跡隔山聽樵歌
自畊復自種側笠披青簑好雨及時來活我新栽禾
遊目周宇宙物々皆消磨既善解空理不樂還如何
寒山曾有言吾心似秋月我亦曾有言吾心勝秋月
秋月非不明有圓復有缺安得如我心圓明常皎潔
有問心如何教我如何說

月來照我門風來吹我襟勸君石上坐聽我山中吟
玄鬢化為雪朝光成夕陰萬事皆頭露豈得長如今
飢飽拂石睡々是起閑行霜々孟夏景新對鳴黃鶯
俯仰翫時物散誕暢吟情只此是真樂何必求虛名
小不讀佛書大不識玄旨烏知百萬門只在方寸裏
終日恣貪嗔幾時念生死一如到老病未懊惱亦徒爾
種豆兩三畦離々覆原上不知和陽和功惟言土力壯
老兔伏崖根心心欲希望果能息汝貪我寧不食醬
山中一雨滋原上百物好手種二一畝薯亦可延昏早吐
哉世間人名利常關抱頭上雨三紛々曾中塵浩々

結屋荒山巔，隨緣度朝夕。煮粥做飯喫，
雖是勞形骸，且免當戶役。說妙而談玄，箇却曉不得。
放下全放下，佛也莫要做。運心即成魔，開口便招禍。
飲啄但隨緣，只麼開過執法去。修行牽牛來拽磨，
破屋三兩椽，住在千峯上。雲散天宇清，放目聊四望。
世界空裏花，起滅皆虛妄。日落山風寒，閉門燒火向。
結屋霞峯頭，耕鋤供日課。山田六七坵，道人三兩箇。開
池放月來，賣糶余米過。老子少機關，家私都說破。
兩箇窮道人，三間弊漏屋。開得一坵田，收得半擔穀。煮
粥儘有餘，做飯却不足也。勝利名人奔南又走北。



石屋和尚偈頌

送東林院主歸華丘

參禪人須猛烈吹毛劍
白雪雪佛來與祖來拈起當
頭截雲中木馬驚嘶山上鯉
魚出血萬仞崖頭奉凱
歸等閑踏破華亭月

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
瞻侍不歸掃灑執巾
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
又年紀高除汝一人更
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
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
入山來所圖畢竟成何事安
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茆

菴豈容易也要種竹栽松也要鉏山掘地也要運水
搬柴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攝心除睡
藜羹黍飯塞飢瘡淡齏薄粥通腸胃人生皆為口體
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未明業識茫茫無
本擣水邊林下輒經過吾汝旨非久居計月江和尚
有書來勉汝歸寧有深意開緘未讀便抽身不負耒
音全孝義有言孝為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
奉母名敬田何須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喧短
策不妨閑往還

海都寺求語

急急做工夫單提狗子無脊梁高豎起屹佻須彌盧
翻來覆去看要了此公案瞥然妄念生便逐他使喚
精進不懈急坐立道可待懶惰又昏沉馱年也未在
若也放得下無可無不可千七百葛藤盡是敲門瓦

留進菴主

丹陽進禪人隨我住有日雖立志參禪未曾有所入
菴中諸事終渾不憚勞役口體甘淡薄身心頗真實
一朝拜我前請語為法則我寫此數言助汝進道力
只就我山居隨緣度朝夕莫學野盤僧東西與南北
尋常動用中精勤莫放逸剔起眉毛看畢竟是何物

真實老僧吐露真實情寄與雲間劉鐵壁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信少慢騰：攀蘿去又上一峻嶒
山中住幾度朝還暮手栽松陰涼成大樹
山中坐飄飄黃葉墮沒人來閉門燒燄火
山中臥松風穿耳過沒來由好夢都吹破

重巖之下十首

重巖之下火種刀耕有粟有蔬可煮可烹了我目前
樂我餘生坐眄庭柯幾度衰榮

重巖之下希古為儔徹證本根一了便休紛紛玄徒
念死話頭待兔守株求劍刻舟

重巖之下草莽日交人影不來黃葉飄：谷鳥晚啼
山月夜高松露鶴飛濕我禪袍

重巖之下此虎為隣我心既忘彼性亦馴人生在世
各具天真名齒戴髮胡為不仁

重巖之下不透本根觸境遇緣擾：紛：應須悟理

晝勤隴畝道在其中別更何有

重岩之下目對千山一根返源六處皆開白雲飄
綠水潺湲動靜自忘別是人間

重岩之下不修形骸木食草衣布鞮筍鞋竹密暗窓
苔深覆堦蕭蕭爲忘情寐爾虛懷

重岩之下飽飯熟眠縱情放逸歲月虛延老病時臨

衆苦交煎臨渴掘井熱悶徒然

次韵送智西堂歸靈隱

一榻平分鑑古軒
爐熏相對坐忘眠
山林禮樂無今昔
時節巨緣有變遷
樹影高低深夜月
猿聲長短五更天
兩冬不得梅花信
又約梅花到冷泉

會趙初心提舉

老來脚力不勝鞋
竹杖扶行步落花
待月伴雲眠
蘚石尋梅陪客過
隣家粥香瓦鉢山
田米雪汎甕甌水
磨茶今日爲翁時
暫出此心長只在烟霞

別南山經室

屋借雲遮兩載居晴原無事便携鉏和香採得隣家
菊趁嫩挑來自種蔬秋殿寒時山磬歇夜坐虛處柏
烟踈明朝又向他山去何日重來讀梵書

秋日秦川道中

處々西風葉落頻偶歸湖寺暫容身故人十有幾人
在世事萬無一事真擾々勞生同作夢明明果報各
由目余諳此理能消遣終不隨他自損神

偶作

今年七十七頽齡血氣潛消老病增踏雪探梅知履
重掩雲度嶺覺肩疼光陰別去忙如箭世念休來冷

似冰却憶向時遊岳洞兩三回上氣高層

冬至

昨宵冬至一陽生萬物欣欣盡向榮鐵樹花開紅朶
朶石田筍出綠莖莖人間化日纔添線竹外幽禽便
轉聲白髮老僧窓下坐必香多誦兩行經

却南州提舉再招

自憐業繫在娑婆一度尋思一嘆嗟世上多逢人面
席山中少見佛心蛇禦寒補衲裁荷葉遣睡煎茶煮
瀑花老拙暫時醉應懶不能從命出烟霞

雪中示徒

得老翁得禱了也萬兩黃金也合消世上豈無千里馬人間難得九方臯

送漆匠

裏面盡情灰得了外頭方始好揩磨雖然本有靈光在也要工夫發用他

送真藏主禮育王

鴈宕天台華頂峯鄞山乳竇接天童徧遊元不離雙足盡在摩尼一點中

送就禪人禮祖

人人有具黃金骨何必諸方禮塔頭堪咲丹陽就禪者春深猶自浙東遊

送松江深上人

參方禮祖外邊事一着工夫在已躬親覲阿師秋已半樹彫葉落露金風

送椿上人禮寶陀

寒潮日夜吼雷音耳聽何如眼聽親小白花山石觀自

在頻伽聲裏現全身

示禪上人

古今無法可傳流
只要偷心死便休
大抵是他人自肯
福源不會按牛頭

送雪峯維那

留香堂裏十聲佛
驚倒江西馬簸箕
八十四人扶不起
維那歸去莫教遲

送人遊五臺

去去臺山最上層
文殊合掌笑相迎
巖前有箇金獅子
顛倒騎歸與老僧

送針工

手携刀尺走諸方
線去針來日日忙
量盡別人長與短
自家長短幾曾量

示真副寺坐圓覺期

百日期中痛着鞭
工夫到處話頭圓
多生業障俱消滅
佛境分明在目前

送寶監寺回大覺

楊岐骨格氣雄雄
一夏相忘寂寞中
秋至思歸天目去
竹房閑掩聽松風

送愆土人回鄉

孤身行脚緣何事策杖歸鄉有底忙白業不修禪不
會可憐空過好時光

送德都寺回里

德雲不在妙峯頂却向別山相見來從此罷休行脚
念坐看心地覺花開

送真侍者

幾年入衆為叅禪三喚機緣未倒邊并去諸方重請
益却來這裏喫簾拳

送福上人禮祖

祖師塔是鶻峯磚只在山邊與水邊一一後頭巡禮

徧草鞋依舊自還錢

示來上人

看水看山何日了奔南走北幾時休可憐身在袈裟
下道業未成先白頭

送淨髮待詔二首

結緣待詔到山中廊下諸僧盡整容方丈老人何不
剃要留白髮過隆冬

剃了又長長又剃一年幾度速煩過大夫只管來求
福我福如何有許多

送圓上人

妙淨圓明全體現不須來問我如何正因行脚裸和
子知解何曾有許多

送問上人歸大乘

一句明明向汝道冷如猛火熱如冰上人若不信我
說急急回歸問大乘

送人之五臺

短策輕包上五臺銀樓金閣正門開文殊相見喫茶
了收取玻璃盞子來

送聞上人

夏在大乘堂裏住冬初來扣福源明莫嫌老我無言

說一曲漁歌隔岸聞

送明道者

工夫不到不方圓心若堅時石也穿不見頭陀老如
葉意根滅盡領金襴

送大維那省母

桶箍爆處見根源熟路重行三月天日暖北堂萱草
綠對娘莫說老婆禪

示茂道者

作佛生天容易事最難六是做頭隨勞形枯骨安閑
少運水搬柴普請多

示道人

自遠相尋到鷓湖，慙懃請問做工夫。老僧真實為人說，出處伽陀一字無。

送勤上人

勤求警策做工夫，散乱昏沉盡掃除。後夜黑雲消散盡，長天如水月輪孤。

示禪人二首

終日騎牛不識牛，何須辛苦外邊求。只消驀鼻牽來看，便是尋常這一頭。

叅得趙州無字透，玄關金鎖盡開通。三更月下泥牛

吼八面玲瓏，海日紅。

英上人求語

客冒春寒訪隱扃，衲衣猶綴雪花輕。坐來出示諸方語，錦軸未開先眼明。

送維那之江西

上人壯志出叢林，一寸光陰一寸金。莫把世間閑學解，等閑埋沒祖師心。

送凌侍者回淨慈

十里湖光浸六橋，到時須著眼頭高。斷堤風暖楊花落，不是烏窠吹布毛。

送觀侍者

放下身心返自觀
畧無毫髮許相瞞
雲收霧捲乾坤闊
月上青山玉一團

示勤道者

一片荒田一把鋤
翻來覆去下工夫
一鋤翻得春風轉
也有瓜茄也有瓠

示衆

念未生時猶妄覺
瞥興一念便傷他
工夫到此切須記
枯木巖前蹉路多

示道者

行盡東西南北州
如今能得此心休
俱胝只在中住
受用天龍一指頭

跋淨首座血書法華報親

父是誰兮母是誰
胷藏五逆是男兒
看他義斷情忘處
紅蕖落盡三四枝

常侍者血書金剛經

此經在處皆有佛
不勞心力更施功
祇園秋晚霜華重
樹葉紅於血染濃

寄魁書記

僧住城隍佛祖訶
先賢多是隱巖阿
山泉流出人間

去清水自然成濁波

寄淨慈平山和尚

年老心孤憶弟兄中峯且喜過南屏
潺潺一派雙溪水流入西湖更好聽
領破蹄穿五百牛南屏寺裏一欄收
皮毛換得光生了拽杷拖犁再起頭

寄友人二首

山舍無聊夜臥遲因君記得去年時
豆花棚下曾冬榻月落松梢尚詠詩
萬松影裏三間屋枯木巖前一個僧
十二三年如此

過肯將清德換虛名

古樵

空劫已前無影樹撐天柱地赤條條
新州有箇賣柴漢收拾將來一擔挑

無岸

舉頭四望白茫茫南北東西竟莫知
不用篙篙撐到底回頭便是上船時

本源

滔滔心地中流出低下隨宜不自高
坎心流行皆末事終歸大海作波濤

石崖

千尋拔地青如玉萬丈凌雲硬似剛望見嶮巖多退步有誰撒手肯承當

無敵

眼空湖海氣凌雲傑出叢林思不羣古往今來誰是我得饒人處且饒人

白庵

一色虛明舍法界四簷皎潔若冰霜小窓幾度雪晴夜不見梅花只覺香

別澗

湛然不入衆流數瞪目觀來果必殊但得煮茶增味好誰能泛濫落江湖

別峯

峭峻萬山齊不得孤危衆嶽勢難同善財參見德雲處又在那邊蒼翠中

真讚

出山佛二首

頭髮鬢鬆下翠微凍雲殘雪綴伽梨不須更問山中
事觀着容顏便得知
肘破衣穿骨裹皮下山回首步遲遲父王休遣人來
問顏貌不如宮裏時

觀音大士二首

童子南詢尚未回白花岩下望多時長天萬里無雲
夜月在波心說向誰
水即是波岩即是石坐證圓通斯為第一

源住持亦非吾眷屬眼裏無筋底未免向影子上胡
猜亂猜皮下有血底終不向丹青上東卜西卜珣禪
珣禪善記吾囑切須莫展與人看挂向間房伴松竹
禪人求讚

髮白面皺皮黃骨瘦用盡自己心咲破他人口情知
衰世道難行却來靜處閒叉手看天湖鵝湖二水同
流對霞峯霄峯兩山並秀何緣得此優游端的自能
踈透不是禪翁自點曾古今盡道蘇州有



第三十七補缺張

羅漢

一切不為昔年行生執法修行女牛拽磨寐滅見前
不見前待出定來重勘過
一個渾身 瓶鉢水物外生涯只這便是白眼看他
世上人手捺双跌嘆而已

達磨三言

面是齒 缺心粗胆大梁王殿上搬沙拋土少室峯
前開花結果擲柴岩台崇爾頭宴坐夫是謂之
善提達磨一言不契渡江淮熊耳峯前去
活埋无限家私狼藉盡何事一隻破皮鞋

及菴和尚并師同頓

二老比邱有竹因先覺後覓栗州西州建陽山中
相見時好子骨肉西峰寺裡再參後惡似冤讎
恨也相見父南子北不知雲散水流在你也報盡已
歸兜率在我也業煩尚穿箇淨是非起怨難
分處一片松陰蓋石頭

珣上人求贊

板齒生毛面孔無因爰露山記欠人天福疫後
却如碧海波心湧起一座巖岩硬剝好伴
白雲堆裡笑出千尋石屋道是天湖卷主
不是我同流謂是後

石屋詩一卷元釋清洪撰內人玉柔編

按中元刊之印本序跋已佚並有缺頁至
新秋在申者本實據朱朱僧伯四城抄本

得以補足餘半頁十行五字里也上有石屋

上字樣疑或有中下卷之殘後丁記本自裁

者之刊石屋偈體語錄二卷二玉柔編

或印以下二卷歛口序著錄印恨此本出年

序跋誤以為明人將在申有書院朱印

序

昔達磨大師辟觀少林惟以一言傳心默示
真體使人自證初無多說是以二祖夙慧口
稟顯悟迥然故于密授之際直証其妙乃口
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始印之曰即此口
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其後四世相傳皆口
證其體而不顯言至荷澤神會禪師則起口
有磨懸絲之識慮恐宗旨滅絕遂明說口口
一字象妙之門至是而具心之體顯白口口



階符密契者不為不多矣然而此心之知虛
靈寂照性自神鮮非世所謂伏境托緣之口
而為其體也南唐以來諸祖相傳列派分口
行接行喝至于擊叉舞笏挽弓輟毬各口口
門建化不一究其大机大用無非直顯口口
之妙至不得已而有上堂入室示眾等語觀
其激揚開導要皆肆口而說直截無隱殆及
南宋以後諸師所乃組章繪句流為造作甚
至有短拙新巧之論使學語無稽之徒轉相
沿襲大為有識所取殊不知直指之道以心
傳心必惟自証終涉言詮即第一義而况務
為造作者而余每與通宗達士語至于未
嘗不為之太息焉福源住山石屋琪公卑得
及菴之傳居山三十餘載入定觀心如達真
林故其語言不事造作寔自胸襟渾然流出
者也讀只山居諸偈俾有寒山子之遺風以
及上堂示眾諸語一皆切直諦當有是擊發
于人豈學語者可以意識而模倣之哉嗚呼

序

昔達磨大師辟觀少林惟以一言傳心默示
真體使人自證初無多說是以二祖風慧口
稟穎悟迥然故于象授之際直証其妙乃口
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始印之曰即此口
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其後四世相傳皆口
證其體而不顯言至齊澤神會禪師則起口
有磨懸絲之識慮恐宗旨滅絕遂明說口口
一字象妙之門至是而具心之體顯白口口

潛符密契者不為不多矣然而此心之知虛
實冥照性自神解非世所謂伏境托緣之口
而為其體也南唐以來諸祖相傳列派分口
行接行喝至于擎叉弄筴挽弓輟毬各口口
門建化不一究其大机大用無非直顯口口
之妙至不得已而有上堂入室示眾等語觀
其激揚開導要皆肆口而說直截無隱殆及
南宋以後諸師斷乃組章繪句流為造作甚
至有短拙新巧之論使學語無禱之徒轉相
沿襲大為有識所取殊不知直指之道以心
傳心必惟自証終涉言詮即第一義而况務
為造作者而余每與通宗達士語至于未
嘗不為之太息乃福源住山石屋洪公早得
及菴之傳居山三十餘載入定觀心如達真
體故其語言不事造作寔自胸襟渾然流出
者也讀次山居諸偈綽有寒山子之遺風以
及上堂示眾諸語一皆切直諦當有是語發
于人豈學語者可以意識而模倣之哉嗚呼

古道瀾倒之秋邪說方熾寥々宇宙作者無
聞矣得起斯人于寂寂先淨居而共論前事者
洪武十五年歲在壬戌春三月丙辰德靈隱
祥寺住山沙門釋錄章來復序

石屋禪師塔銘

師諱清珙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世劉氏生之又
有異光實宋咸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
僧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棄具一日有僧杖笠過門
布向之僧曰吾今登天日見高峰知上汝可偕行吾師欣
然与之偕行見峰之間汝為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峰曰大法
豈易求哉汝然措未可也布曰某今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
乎筆題照光之授以善法但之語作勤三年大事未成忽辭

他行峰曰：過有睡，駢准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西峰，見及菴。菴曰：向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第往。但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生會。執病底教。汝與麼？師捋衣拂的。菴曰：有佛靈，不得住。無佛靈，急走過。三意。告汝何？師答不契。菴曰：若个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語。詰之。菴答曰：上馬見跋。菴呵曰：在中。六年，犹作者。与見經。師發憤棄去。途中忽举首，見風亭，豁然而有省。回語菴曰：有佛靈，不得住也。是死句。与佛靈，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芙蓉与枝上。公吟語。菴領之，久乃辭去。菴送正門，扉曰：已後与汝同舍。就末几。菴遷住湖州。云：道場。師再系次，命典戒鑰。菴嘗与衆言曰：中子乃法海中一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公爾隱悅。嘗問公舍中居第二序。遂罷系。登霞霧山。卓菴。名曰：天相。道洽備素。戶僅駢，繫伏臘。所次不木。自几^至。樵^三。疏之役，皆躬自爲之。有古德云：風禪，咳喜作山居吟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嘉禾嘗州，射劍福源禪刹，以師之名，開諸。唐教馳檄，敦請爲第二代住持。師堅卧不起。或者勸之曰：

夫少門者為以秘法為重任困居拙善何足言哉於是幡然
而起大開鈔排揀學者讀者以認其能起及卷之家者
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後初天淵至正間 於建州師名降系
解以旌異自負錫金襪者人皆榮之師謫水也至正壬辰秋
七月昔不微疾浹口中夜與眾訣其徒請白知上後事及
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異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我頌也
其三昧火光絕後一堆柴擲草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珠出

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露骨舍利塔于天淵之原以及卷
之塔祀之亦不忘因龕之意也壽年有一臘五十四師
有弟子愚者有高麗人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者金
麟上直鉤之句其以國師之謬言之間師道行意甚歎
渴表達於建詔益佛慈惠照祥師移文江浙請淨
慈平山林公貶入天淵取師舍利飯伴歸國平山與師
為同舍皆愚公之幸意也師之上卷法語山居偈頌共

徒至柔刊行于世具師之行狀微予銘之予昔見師於福
源矍然世行道約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際而為之
銘錄曰 西來直指教外傳惟有根蒂乃可得焉
傳亦矣傳得六年得此太老宜^傷乃內極卷之石屋心
以死灰剗然頓悟火裡蓮開惠嗣之孫及卷之禪源清
流口根歲實遂趾留雲霧名落湘江爭先快觀景
星鳳凰入滅至今幾三十禩双塔嶽然清風未已洪武
九年歲在丙辰秋九月杳兮



第廿張

黃羅直綴紫伽梨出入侯門得意時爭似道人
忘寵辱松針柳線補衲衣
春歸暑退一秋涼日各名枝夜漸長休把工夫
向雜話凡嘗回首替思量

第廿一張

陪沈話拾枯先去燒茶爐紅系旖旎看花開
敷清陰繁茂夏木翳岩桂風前喚回山谷
梅花雪裡清殺林道人向年此真樂山中自
甚幽雲也不樂他輕輿高蓋也不樂他車泉
巨徒也不樂他西方極樂也不

第廿五

看破看底人大事方了畢

示鉄臂劉居士

見性成佛無別佛古人沈話最條直當頭坐
斷後纖毫如忌隨他言語覓縱饒盡妄百千
般究竟還歸一

第廿六

超越見聞久之自然左右逢源

重岩之下靜默自居之際不來心外境為斜月半窓
殘火一爐嗟彼睡夫蝶夢遠

重岩之下幡然一叟寂兮无边禱兮无口夜入禪那

第廿一

六出飄之入夜多洒寔相似撲灯蛾山家富貴銀千
樹溪父風流玉一著深徑絕無樵子語陰崖却有
獵人過蒼前黃獨死尋處唯見寒梅數朵花

送阜侍者